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/ (法) 罗伯 - 格里耶(Robbe - Grillet, A.) 著; 余中先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6
(午夜文丛)

书名原文: Les derniers jours de Corinthe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50 - 6

I. ①科… II. ①罗… ②余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5409 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 图字 18 - 2009 - 100

科兰特的最后日子

阿兰·罗伯 - 格里耶 著

余中先 译

责任编辑: 唐 明 谢不周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9.75

字数: 100,000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50 - 6

定价: 29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 - 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罗伯 - 格里耶作品选集 14

科兰特的最后日子

阿兰·罗伯-格里耶

科兰特的最后日子

余中先 译

ALAIN ROBBE - GRILLET
LES DERNIERS
JOURS DE CORINTHE

© 1994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4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毫无疑问，句子的肌肤总是在我的工作中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位置。即便我不在我的桌子前，它们生动的形貌仍在不断地萦绕着我。我重复着字词、节奏，我尝试着铿锵，我安排着回声和断裂。在我心中，这就像深深的水流那一再反复的、能够预见的、不断有所意外的运动，这深深的水流交缠、拍击、浸淹，一下子就把粉红色花岗岩的岩石连根暴露无遗，随之又轻柔地摩挲着这些水淋淋的、被吐着泡沫的涡流冲刷得光溜溜的岩石。

这一不知疲倦的活动——其耐心之手缓缓地贴合了言语既坚实又流动的材料本身，贴合了它的韵律、它的结构——明确无疑地体现出一种首先是感觉欲念的特点。但是，让我同时十分关心的字词的那确切而又暧昧的意义，也将随之展开一个新的场，一个调性、不谐调、遥远和谐、固执唤回的场，也就是说，整整一

种音乐，人类噪音在无以计数的音域上的音乐，尖利和低沉的欢乐的音乐，拍打着布列塔尼古老坚实土地的大海的音乐。布勒东、特里斯当·科比埃尔^①、瓦雷里、奈瓦尔、洛特雷亚蒙，我一边行走，一边背诵，或者一边洗澡，一边背诵，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天花板，吟诵我那些老战友的歌谣：水晶般波浪的古老海洋，我向你致敬，古老的海洋，再一次向你致敬。

而现在，依然在大西洋的一处海岸上，那是蒙得维的亚北面长长的荒凉海滩，突然间拥满了金光闪耀的沐浴女子（在阳光下欢快地畅笑，顶着高涌的海浪，任它们拍打她们，掀翻她们，在白色的泡沫中变得支离破碎，到处渗入到她们身体中），随后重又空空荡荡，一片金黄色的细沙处女般地静静仰躺着，偶尔可见深深卧息着一枚肉红色女阴似的贝壳，脆柔的边缘绕着一圈珍珠色，或是一团搁浅的棕红色海藻，散乱着长长的毛发，还有一只窄小的舞鞋，后跟又尖又高，鞋面缀满了闪耀着金属蓝的闪光片，上面还缠挂着细细的珊瑚枝，或许是不久前某次海难的见证。

^① Tristan Cobière (1845—1875)：法国诗人，擅长描写航海生活。

就在这片景色最隐秘的深层，亨利·德·科兰特当年或许经历了 he 尚有疑问的乌拉圭历险之行。狂暴而又单调的景色，这样数十里^①又数十里地延伸着，一直延续到巴西的边境，在连绵逶迤突兀而出的花岗岩礁石中不断重现，任凭风吹浪打，威风凛凛的绿色浪潮滚滚奔涌，发出一记又一记震撼人心的拍击，打在平展展的滩涂上。每一记涌浪过后，闪着太阳光咝咝作响的白沫缓慢地舔舐着海滩，然后退回海洋，在身后留下一面转瞬即逝的活动镜子，一时间里，镜中倒映出一群群纹丝不动的海燕和海鸥。不远处，海岸上突兀一片岩礁，挡住了这里的地平线，三只又大又黑的鸬鹚栖息在岩礁的最顶端，仿佛在站岗放哨。

在这个地方，形状浑圆的岩石群之间本已很深的海水，似乎流动得不那么激烈，海浪只是在离海岸更近处，在那微微内曲成椭圆弯弓形的宽阔的沙土滨湾，才咆哮出声，而那多少有些峻峭的岬角，那长有强大忍耐力的植物、在古老土壤上杂七杂八地隆凸着水晶状堆积物的岬角，则向着远处的大海伸展而去，最后几处孤立的暗礁还使它在海中延伸出好几米。那

① 这里的“里”为法里，每1法里约合4公里。本作品中以下提及的“里”均为法里。

里，水浪的涌动显得更加缓慢，不那么喧闹，几乎平平静静，在无精打采的摇篮曲般的曲调下，无疑也更加隐约。它贴着一面阴暗峭壁，有规律地上涌下降，随后，伴着一阵猛然的、无以预料的跃动，一下子就淹没了整块岩礁以及它所有的邻居，甚至还没过了鸬鹚宽大的脚爪。鸬鹚聚精会神，镇定自若，紧紧地附着在看不见的粗糙不平的石英晶体上，然后，涌浪转成白色的漩涡，穿透坑坑洼洼和断断裂裂，消退下去。

在他童年时代，人们常常给他讲这个故事。今天算来，它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前。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，在离布雷斯特不远一个叫做“猫咪”的地方，就在锚地的入口，一个如刀劈开悬崖的小港湾带斜坡的码头上，一阵沉闷的海浪就这样袭来，把他卷走。我那时能有几岁？也许三岁或者四岁吧。我们跟着妈妈，还有妈妈最小的妹妹玛尔塞拉，一起出门兜风，坐的是玛尔塞拉丈夫的黑色大汽车，他的名字叫安托南。正如这一容易使人联想到罗马时代的名字所显示的，我的小姨夫不是布列塔尼人，而是普罗旺斯人，他会游泳，这实在是幸运，它在这一天给了我好运。

我们下了汽车后，便轻松悠闲地小步走在护岸的坡道上，花岗岩的斜坡不很滑，只有底部被清亮的海水轻轻地来回拍打着。正在这时，来自大海深层的一股莫名其妙的涌浪，突然猛一下子掀上斜坡，把我一卷而走。我的姨夫安托南赶紧一步，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跳下了水，没费多大的劲，他很快便把我捞了回来，带回岸上。看起来，我还没有呼吸到致命的液体元素；我仅仅只是像人们说的那样，痛快地喝了一大杯。我们全部赶回汽车中，我被妈妈紧紧地抱在怀中，像是一包什么珍贵的东西。我们抄最近的路回到喀朗果夫，好把我们弄干，给我们取暖，讲述历险，由此结束我们的远足。

正是这一故事，后来随着我渐渐长大而成百次地复述，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事件本身过于匆促，或者过于久远，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丁点有意识的回忆，尽管我常常重见那个曾经冒出过魔怪的、其名字具有预言性的凹洞……“猫咪”，猫崽，毛发丝光滑柔的纤弱的小猫，女人性器官的最令人安心的形象，猛然间张开了它那满口鲨鱼牙的猩红嘴巴，把我生生地活吞下去。

第二次，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，当时我正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法属岛屿，懒洋洋地观察患病虫害的香蕉树腐烂的根茎，它们已经被一种叫做（用拉丁文）国际脏虫的可怕象虫悄悄地咬死了。那是在法兰西堡的海湾，4月份的一个快乐的星期日，我又一次幸运地从海难中逃生。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船员，我上了一艘十分小的帆船，与它的主人为伴，他是一个体操教练，热衷于水上竞速运动，刚刚马马虎虎地修造了他脆弱的小舟，配置了一杆与小巧的船身不成比例的大桅杆，帆布也装备过多。我的角色局限于“补偿平衡”，也就是说，当这巨硕的帆索架杆令人担忧地倾向一边时，我便要跑到它的对面去，仰身压躺在船沿上。

但是，我的同伴使我放宽了心，因为他在海风相当猛烈的情况下，从容自如地操纵着。我们手舞足蹈地漂向朗比小海湾方向。正当我们一路顺风地漂流时，一艘当地人的大型渔船切入了我们的航线，整套红色的帆篷披挂在外。勇敢无畏的体操教练继续驾船径直驶去，内行地估计出，我们将绰绰有余地偏离开它木色阴暗的粗大船尾，却没有看到它拖带着的一条粗线挡住了我们的航道。在最后的一瞬间，他才发现情况不对，可能是为我们不太稳定的平衡考虑，或是不打算切断被拖拉的速度和它

自身的重量绷得紧紧的捕鱼绳缆，他猛地改变了一下方向，顶风而行。

几秒钟之后，我们就苦苦挣扎在沉船的周围。帆船已经完全倾覆，船体被它过于沉重的桅杆和浸饱了水的帆布拖向深底。只有一点点还露在水面上。我已经说过，作为诺曼底水手的忠实孙子，我却从来不会游泳，尤其是在大海的涌浪中，即便这海浪涌动的幅度太大。于是我狼狈地扑腾着，试图抓住什么不时漂浮在水浪凹处中的东西，当作救命稻草，依靠在上面。我的同伴对我喊，让我别靠在他身上，也不要靠在随便什么东西上，因为我会适得其反，拖住别的东西一起沉下去。他非但不过来救我，反而去拉缆绳，这是他注意的唯一物件，他一只手紧紧抓住它，同时用另一条胳膊和两只脚拼命划水。

我已经看到死神降临，觉得在这样一个朗朗晴日死去，真是一件蠢事，我还有那么多的作品要写呢。幸运的是，捕鱼的人远远地认出，艺术家遇到了危险，世界即将失去他，终于决定掉转船头，前来救援我们。经过两个来回，他好不容易把我扯上了甲板，我当即瘫倒在地，筋疲力尽，大口大口地吐着咸涩的海水。在人们并不需要使用的救生圈上，我读到了这条船的名字：“奥尔加”，它属于我们祖

辈与海上魔怪传奇性搏斗中的可怖的黑色逆戟鲸。^①

奇迹般逃生的约拿^②，我的鲸鱼被捅开了肚子，在某几次确切的溜达中，把我吐出在最近的荒凉海岸上。经过差不多两小时的努力之后，肌肉发达的游泳好手来到了我身边，牵曳着他那珍贵的破船，他也折腾得筋疲力尽，但有更多的理由，不管怎么说，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。他说，他当时马上就想到，若是换一条船（即便不减缓速度的话），他是可以谨慎地安排好的。一般情况下，这里的鲨鱼不会游得离海岸那么近。就在我们的头上，草木葱茏的山崖上有一座小小的石头房子，门窗狭小，战争期间，安德烈·布勒东曾经被拘禁在此。

第三次，更具戏剧性，应该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灾难，它最终没有发生，就如同在以前一本回忆录中已经记载的那样。在马提尼克，那个时期，我不知不觉地记录下各种各样的素

① 逆戟鲸的原文为“orque”，与奥尔加（“Orca”）为同一词源。

② 约拿为《圣经》中人物，曾遭海难，被大鱼吞食，事见《旧约·约拿书》。

材，其不确切的形象在很久以后就变成了《嫉妒》中的东西，我尤其觉得自己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她肤色绯红，头发金黄，恰是人们希望的那样，甜甜的样子像是一块糖。她的年纪约摸十一二岁，因为个子小，显得还更年幼一些，她是一个宗主国行政官员最小的女儿。她父亲在当地德高望重，因为他在处理任何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案子时，非得把自己赤裸的双脚浸到大盆的水中，才能考虑宣布任何判决，通常，这大盆被覆盖在法庭审判席上的法兰绒的皱褶挡住，挡在公众的视线之外。科兰特在热带美洲激情满怀的历险同样还告诉我们，“海外”资产阶级的生活包含有如此的偏离、迷途或走极端，比在本土还更常见，而且无论如何还更加明显、更为人共知。

我覬覦的温柔对象名叫玛丽亚娜。她闹着玩地自称是我的合法未婚妻，凭着这一借口，她坐在我的膝盖上，带着种种的矫揉造作，还有共谋的吃吃窃笑，久久地拥抱我。毫无疑问，她清醒地意识到她这淫荡的表演会把我拖到什么样的境地中，一种很显然的自然早熟（她那布娃娃般的身体却在否定这一点）想必早早地如花一般绽放在海岛湿渍渍的倦怠中了。就在那一年春天，在她庄严的初领圣体仪式之前，她细致繁复地试穿洁白无瑕、薄如蝉

翼的裙袍以及内衣时，坚持让我欣赏那一件件不同的装束，那一次试衣使我享受了天使般的人魔之境。

后来，在旧大陆的土地上，在佛朗哥十分天主教化的统治的末年，我又一次重新找到了孩童般的激动。那是在马德里街道上的一面大橱窗前，橱窗中展放着陶瓷做的十二个初领圣体的女郎，或多或少地穿戴着礼服的不同层次，从蝉翼纱的花边面纱和殉道者的花冠，一直到最能触景生情的贴身内衣，一个个绚丽多彩，簌簌作响，飘带飞扬，所有这一切都配合着祭献（给上天）的姿态，体现出出神入化的千娇万媚。一只膝盖跪在装饰有玫红色法兰绒的祈祷用的黑色跪凳上，另一只膝盖停息在地面上，这样，腰就很委屈地扭着，但是两腿又还并拢着，脸部翻转着，玛丽亚娜优雅的幻象向我膘来含糊的一瞥。面对着我自己映在橱窗玻璃中半透明的、被黑乎乎的大胡子吞掉了许多的脸孔，我呆在了那里，梦想着我年幼的未婚妻；想着她的假作天真的眼睛、她的满含欺瞒的微笑、她的甜柔的唇。假如我的回忆没有差错的话，十二个初领圣体少女的牺牲今天应该出现在《纽约革命计划》中；至少分膝的、肢体扭曲的跪拜，它修饰了《女巫》启发我的一部电影中的一场残酷的戏。

那一天，我第一次见到卡特琳娜时，她显得稍稍年长一点，这靠的是她那孩子一般的撇嘴和小小塑像似的身材。那是在巴黎的里昂车站。她呆在即将开往辛普隆^①和东方的列车的一节车厢中，在一个敞开的车门的环箍中。我知道，我们将一起在没有卧铺的包厢中，作这整整一趟旅行。这漫长而复杂的旅行，由于没有得到保加利亚一份不可能有的签证，将把我们一阶段一阶段地带往伊斯坦布尔，途经萨格勒布、贝尔格莱德、斯科普里、萨洛尼卡和亚历山大鲁波利斯。在车门的踏脚板上面，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她属于我们这个成分十分混杂的团队，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她的名字。一个比我年轻的小伙子正在以一种非常猥亵的方式拥抱她，他也站着，但站在稍低的一级踏板上。小女孩心甘情愿地任他拥抱，甚至明显地报以回吻，同时闭着眼睛，仿佛事情确应如此。我不禁想起了雷蒙·格诺的话：给色鬼的美丽猎物。

但是等到她重新睁开她的大眼睛，这眼睛

① **Simplon**：瑞士南部的一个山口，为连接中欧和南欧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，现有长达二十余公里的隧道。